



雜誌現場

江家華

雜誌現場、曾為《新活水》副總編輯、現為《PAR 表演藝術》雜誌客座總編輯。長期為藝文圈媒體工作者，並持續觀察獨立刊物的發展，曾以《新活水》雜誌獲得「金鼎獎最佳主編獎」，近年來特別關注小誌文化在亞洲地區的發展與現況，自 2017 年起，連續三年受邀替台北國際書展「青年創意區」，以小誌（zine）為題，策劃「make a zine」主題展。

| facebook.com/magonthespot

 Cheap Art Utopia. Suppose art was as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s comic books? as cheap and as available? What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would this state of things presuppose? → Adrian Piper, “Art-Rite no.14, ‘Idea Poll’”

請先簡單介紹自己，在什麼樣的契機下開始關注「小誌」？在策劃過的活動裡，主要關心的是什麼？

我出社會第一份工作就是雜誌編輯，因此有較長時間的編輯經驗，後來待最久的雜誌停刊，便趁這個空檔去英國唸書，回來才進入報業做了五年的記者，現在變成文字接案工作者，回到雜誌編輯線上，偶爾也接些跟出版小誌相關的策展案。

為什麼會跟小誌產生關聯呢？其實跟我的職業病有關。我去每座城市都會有翻找當地雜誌的習慣，那時在英國唸書，在倫敦的 Brick Lane 看到一間獨立選物店，有賣黑膠唱片、也有獨立雜誌、設計師商品，店裡一面牆上，擺放了很多小冊子，用唾手可得的影印紙，在上面畫圖或拼貼，再簡單地用釘書機釘，外表看起來很素人，一本可能才 8 頁或 10 頁，卻要賣 10 鎊……。

我當時想：「天哪，這種東西怎麼可以拿出來賣」，困惑了很久。後來的理解，是像這樣的小冊子，雖然看起來很 rough，內容其實挺有趣的，或許不夠成熟精緻，卻經常有「很棒的點子」，因而開始留意這些不同類型的紙本出版物。

當時在倫敦的 Whitechapel Gallery，有個以「affordable art」概念推動的小型 Art Book Fair，在這裡可以看到一些年輕藝術家的作品，價格可以負擔得起，大概在一萬塊以下，也有大量非主流的 screen print，

ISBN is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the exchange of books. It was introduced in 1967 to facilitate electronic cataloguing for mass book distribution. Nonetheless, artists' books had been published long before that,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talk about NO-ISBN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ISBN. The picture first changed around 1970 when there was a genuine either—or. The independent publishers of artists' books and art magazines in the 1970s then frequently continued to publish without an ISBN, as did political activists and fanzine makers. → Bernhard Cella, "...more real than art—NO-ISBN on self-publishing"

當然還有些藝術書及小誌，或許因為外在景氣影響，小誌是很多人直接聯想到的創作形式，價格不會那麼昂貴、有點手工有機、又可以表達自我想法。這兩處，大概是我與小誌開始結緣的地方。

請分享對「小誌」的想法是什麼，和其他的紙本出版物之間又有什麼樣的差異？

我覺得「小誌」的定義一直在改變。如果我們回溯小誌的歷史，在歐美的文化裡，小誌有點偏向 fanzine，例如科幻小說的愛好者聚在一起輪流寫，在族群內部得到認同，不見得會流通到外界主流市場，和主流有連結。在傳統定義中，小誌以低成本為前提，但這幾年卻逐漸地和 artist' s book 的距離拉近，在藝術書展的攤位上讀到很多小誌，裝幀形式已經不見得是低門檻，這也經常引發對小誌定義的諸多爭辯。

之前，我曾訪問過一個瑞士的獨立出版社 Nieves Books 創辦人 Benjamin Sommerhalder，他原來在大學時曾發行雜誌，考量到雜誌追求精緻、得有個上機印量限制，成本過高，後來在日本的 Tower Records 看到類似 zine 的東西，啟發他把自己發行的雜誌更簡單化，把「magazine」的概念濃縮變成「zine」，一期找一個藝術家合作，概念接近「Art Book」的簡化版，也邀請了許多風格 rough 的 outsider artists（素人藝術家）。Nieves Books 後來在 Art Book Fair 界小有名氣，也受邀四處參展，多數人都認同他是歐洲 Artzine 風潮崛起的先鋒。

We are at a moment of cultural and industrial transition from paper/print culture to a corporate 'software culture' of publishing. The book—no longer a page but lines of code—is sold as a 'license to read.' ...Artists are investigating modes of producing and sharing content, developing open access tools and addressing corporate monopoly. → Regine Ehleitner

他對小誌就有很明確的定義，認為印量絕不能超過 200 本，必須用黑白影印機複製出版才行。

在我自己的定義裡，其實很簡單，就是沒有打上 ISBN 碼，內容通常不按牌理出牌，製作與裝幀不按常規，每一本未必都長得一樣，是形式更自由的自出版。

相較於「書」，無論內容規畫、整體呈現盡可能地還是想與讀者溝通。但「小誌」就比較個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或經驗，未必是想與讀者溝通，反而是想找到能理解他想法的族群，因而小誌比書籍更小眾。在後製的部分，書可能要考慮印量多寡、也需要透過經銷商鋪通路，但小誌可能就是很少量、手工，5 本、10 本都無所謂，鋪貨通路可能仰賴創作者自己為主，無論是市集或是 Art Book Fair，透過和其他人接觸、直接面對面，或者一些獨立特別的選物店。

若與 photobook 相比，photobook 通常會精挑紙質、印刷精美，在傳統定義中是和小誌天差地遠的。這幾年有不少攝影師挑戰出版小誌，拍攝主題可以更小眾，也可以比較個人、不去考慮市場反應、印量也可以很少，而且擺脫商業主流市場的框架，更能回到創作初衷。

科技日新月異的速度迫使我們以一種令人無法忍受的節奏，持續地重組我們的思考習慣。每兩年我們就得換電腦，因為這些機器當初的設計就是如此——在一段時間之後成為過時的東西，修理的花費比買新的還貴。每一年我們都得換車，因為新的車款以安全防護、電子設備……等等術語呈現它們的優點。每一種新科技都包含一種新的思考方式的建立。這種思考方式需要我們付出新的努力，而這一切發生的時間越來越短了。雞花了一個世紀才學會不要穿越馬路，牠們最終適應了新的交通狀況。可是我們沒有這麼多時間。→ Umberto Eco，〈雞花了一個世紀才學會不要穿越馬路〉

對於台灣小誌文化和相關的藝術書展等等，你有什麼樣的觀察？在策劃過的活動裡，主要關心的是什麼？

小誌文化在台灣的發展，經常被歸類為「年輕人限定」的創作。可惜的是，一但用年紀去切開參與小誌創作這件事，就可能阻斷更多人參與這種創造有趣事物的可能性。在紐約 Art Book Fair，我曾經看過代表 LGBT 的高齡老奶奶擺攤、或是中生代創作者站在攤位上推廣自己的小誌……參與者的年紀根本不是個重點。

當我替台北國際書展策劃「make a zine」展區時，雖然名義上也是被擺放在「青年創意區」，但我們沒有限制參與者的年紀，因此有不少與我年紀相仿的創作者（中年）報名參與，他們的小誌作品成熟度高也更為完整，與年輕創作者那種生猛創造力不太相同。

我一直在想，有些長輩表達「完全看不懂」，這很可能與上一輩接受的圖像閱讀訓練鮮少有關，面對非傳統正規認知的出版物，甚至是很多素人的創作（outsider art）線條簡單、沒有規則，讓人沒辦法判斷美醜，產生困惑，因而第一個反應通常是「原來現在年輕人都在搞這個」，不然就是丟出「那他們可以靠小誌維生？」的疑問。

- p. 103

如果有那麼多務實層面考量，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來，那這個出版物恐怕也就不是小誌啦，至少我是這樣想的。我真心希望更多不同年齡層的人，都能打開心胸來翻讀這類出版物，或者加入創作。

「make a zine」關注的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年輕創作者加入創作的行列？我想對他們來說，小誌很可能就是他們的第一張名片，若是有很多想法想抒發，想做自己的書、或者想做作品集，卻沒有那麼多經費，又不認識出版社，小誌就是一個門檻較低的方法，可以讓外界的人看到。如果成功，他可能就可以往出版方向發展；如果不行，至少還是表達自我了。

談談 2018 年《新活水》03「我的雜誌，我的世界」這期的企劃，發想契機是什麼？你如何切入在台灣的「小誌」文化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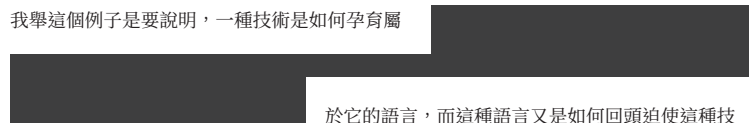
當然，這和我一直持續關注小誌有關。那次的題目想做的是台灣的「青年文化」，但因為範圍太大，就想出說以小誌現象切入，去反應青年世代，很多人會說，現在年輕人關注的事情好像都比較自我和微小。對很多長輩來說，不管是藝術創作或是想講的話，好像需要和社會發生連結，才會是比較「大」的事情。

我們從個人故事出發，訪談這些創作者，了解他們為什麼「有話想說」、「想說什麼」，當然也不見得，每位創作者所說的，都會直接回應到那些長輩們的疑問。但從中，還是能觀察到他們的關注有些一致性，及想找到一個地方表達自我的那個心情，而它很可能反應的就是這個世代所面臨的遭遇、困境或是掙扎困惑。就像「傷心欲絕」的主唱許正泰，他的文字非常好，在裡頭講了很多他與樂團朋友們的生活，表



在我們所謂早期的世界裡，一切都不會改變，老人擁有權力，畢竟是他們把知識傳遞給孩子的。當世界處於持續革新的狀態，教父母使用電子產品是孩子們。而這些孩子的孩子，會教給他們什麼？→ Jean-Claude Carrière，〈難花了一個世紀才學會不要穿越馬路〉

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一種技術是如何孕育屬



於它的語言，而這種語言又是如何回頭迫使這種技術演變，而且這些事發生的越來越倉卒，越來越草率。→ Jean-Claude Carrière，〈難花了一個世紀才學會不要穿越馬路〉

面看起來像是無病呻吟，裡頭卻藏了不少中間世代被壓抑的感受，喚起不少人共鳴。後來就找他開了個人專欄「他與他這個世代」，想討論這些看起來是關注自我的人，集體如何反映這個世代的觀點跟邏輯。

這也和台灣社會氣氛有關。過往的世代活在比較壓抑的社會氛圍下，需要站出來去替自己爭取民主自由，或是解放自我。而現在社會本來就比較自由開放，這個世代的人當然是努力發展自我，因此在 Youtube、Instagram、臉書等自媒體平台上，多數也都是在談「自己」，「自己」拍了什麼、「自己」做了什麼……。

數位技術和網路媒介對於「小誌」有什麼影響？當代各種小誌形式的發展，甚至到書意義擴張的可能性，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嚴格來說，小誌不算現在才有的產物，它的突然流行，絕對也與網路興起、社群媒體發展脫離不了關係。在過去小誌可能是小眾中的小眾、甚至不會有人去注意這樣的出版形式，但網路讓「社群」的概念更為強化，又可以擴張讀者市場，透過網路擴散，才得以讓小誌文化形成一種世界潮流或更大的族群，創作者可以透過網路在全世界找到其它想法一致的人，也不需要限制在哪一處。

在台灣傳統出版領域，翻譯書仍佔市場多數，自製書的比例卻偏低，因而無法接續培養更多的台灣創作者，也很難看到多元題材或結合多元寫作的出版，有所侷限。我的觀點是，或許像小誌這樣非常鮮活的

Digital is the [REDACTED]
paradigm for content and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analogue is the paradigm for usability and
interfacing. → Alessandro Ludovico, "Post-Digital Print: The Mutation of Publishing since 1894"

取材及創作，或許能刺激傳統出版市場，產出更多可能性的出版物，
也或者，能在傳統出版市場外殺出一條血路，讓多元有趣的內容在這
裡，也有問世的一天。

2020-08-04